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三

稗編

六經類

詩類

或問詩之序卜商作乎衛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則作者其誰乎曰非子夏之作子夏親受學於孔子宜其得詩之大旨其言風雅有變正而論關雎鵲巢繫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詩不為此言也自聖人沒六經多失其傳一經之學分為數家當漢之初詩之說分為齊魯韓三家晚而毛氏之詩始出久之三家之

學既廢而毛詩獨行以至于今不絕今齊魯之學沒不復見而韓詩遺說往往見于他書至其經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類是也然不見其終始亦莫知其是非自漢以來學者多矣其卒捨三家而從毛公者蓋以其源流所自得聖人之旨多歟今考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故吾於詩常以序爲證也歐陽修序問

晁氏曰歐公解詩毛鄭之說已善者固爲之不改至於質諸先聖則悖理考於人情則不可行然後易之故所得比諸儒最多但平日不信符命嘗著書以周易河圖洛書爲妖妄今又以生民玄鳥之詩爲怪說

蘇子瞻曰帝王之興其受命之符卓然見於詩書者多矣河圖洛書玄鳥生民之詩豈可謂誣也哉通考論歐

詩解

二南六州漢志扶風縣東北有周城西南有召城二南之詩得於周南係之周南得於召南係之召南本於所得之地而係之耳蓋歌則從二南之聲二南皆出於文王之化言王者之化自北而南東北一區尚染紂惡惟西南皆從文王之化周召二公未嘗與其間二南之詩後世取以爲樂章用之爲燕樂爲鄉樂爲射樂爲房中之樂所以章文王之德美也故曰大武始于北出再成而

滅商、三成而南、南之爲義、蓋如是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周召南之爲義蓋如是也。周世未有樂名南者、維鍾鼓之詩曰以雅以南、陸希聲劉炫釋鍾鼓亦類雅南之南爲二南徽[illegible]意曰南如周南之南以籥不僭、左氏載季札觀樂爲有象舞韶南舞籥者杜預注左氏亦如南籥爲文王之樂不取其說爲南籥者詳而考之南籥二南之籥也、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箾之舞象箾、南籥之奏南、其在當時見古樂如此、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鄭注謂南夷之樂也有教世子而用夷樂則南之爲樂古矣。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亦有刺詩、不徒西周之時、而東周亦然、與十三國風無異也、若以爲周衰之詩、

此齊魯韓之學也而周之盛時無一篇可取所謂盡周衰之文耳此三家之學不如毛氏之密也鄭樵二南辯後同

齊魯韓三家皆以關雎爲康王政衰之詩楊雄曰周康之時關雎作于上楊賜曰康王宴起關雎見幾而作太史公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而關雎作范曄有曰康后晚朝關雎作諷辭君章何亦謂關雎詠淑女以刺時詩諸上文皆謂作於周衰之文而不知麟趾乃關雎之應也序亦言衰世之公子季札觀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太史公曰仁義凌遲鹿鳴刺焉

如此則麟趾小雅鹿鳴諸詩皆非治世音無疑矣曰非也蓋詩者樂也古人以聲詩奏之樂後世有不能法祖怠於政者則取是詩而奏之以申警諷故曰作作之爲義如始作翕如之作非謂其詩始作於衰世也孔子言詩皆取詩之聲不曾說詩之義如何如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夫子嘗聞太史之樂音節中度故曰樂矣而不及於淫哀矣而不及於傷皆從樂奏中言之非以序別其關雎之文義»又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皆樂之聲也非謂關雎之義如此序詩者取以爲關雎之義則非矣«關雎辯»

歌則各從其國之聲何彼襛矣之詩何以不列於王風

葢爲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故列之召南黍離之詩何以不列之於二南葢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之地惻其壞而思其舊其詩雖作於西周其人則東周也故列之王風乎王何以不曰雅以其地則東周也幽厲何以不曰風以其地則成周也如此則木瓜雖美齊而在衛猗嗟雖刺魯而在齊泉水載馳等詩皆衛詩而在邶鄘召穆之民勞衛武之賓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皆以聲別也夫風之詩出於王風而雅之詩則出於朝廷大夫爾文王之詩見於風者二南是也成王之詩見於風者豳風是也

平王之詩見於風者王風是也。雅頌之音與天下同。列國之音隨風土而異。若謂降黍離而爲國風則豳詩亦可降耶。豳風論

聖人必以豳之風置之檜曹之下者何也。蓋習亂者必思治。檜終於匪風思周道也。曹終於下泉思治也。天下後世苟有下泉之思治匪風之思周道則陳淫檜亂之治一變而復見豳風之正。聖人序詩所以寓其變於十五國風之末者此也。豳風論

魯頌是僖公已歿之後序中明言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是頌有四篇皆史克作明矣。閟宮曰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巻奚斯作新廟耳非作頌也而
漢班固西都賦序其詠自孟堅始王延壽等靈光殿賦云奚斯頌僖歌其路寢反
謂魯頌是奚斯所作商頌明言正考父得商頌十六
篇於周之太師而太史公曰宋襄修行仁義其大夫
正考父美之而作商頌此蓋出于韓詩以商頌出于
春秋之世故爲此說爾當漢之時詩之序未出宜乎
言詩者之紕繆也二頌之作當以序爲正商魯頌辯
古者有堂下堂上之樂歌主人辭堂上樂也笙鏞以
閒堂下樂也謂之笙鏞乃閒歌之辭皆有義而無其
辭束晳繳之補亡六詠皮日休補肆夏不知六亡詩

乃笙詩肆夏乃金奏。初無辭之可傳也、（說詩晉）

絲奏 三百篇中之詩、皆可被之絃歌、故琴中有鵲巢操騶虞伐檀操白駒操、皆今詩文、又古人謂之雅琴、頌琴、古之雅頌、即今之琴操。琴古禁也、將以禁人之邪心、故以歌乎詩、如文中子歸而援琴、鼓蕩蕩之什、乃知樂至隋末猶存、（樂府詢）

上下千餘年、而詩纔三百五篇、有更千君而取一篇者、皆商周人所作、夫子併得之於魯太師、編而錄之非有意於刪也、夫遑遑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如斯等語、亦不俚也、胡爲而刪之乎、牆有茨

証

桑中等語至俚、又胡爲而不删之乎、則知删詩之說與春秋始隱終獲麟之事、皆漢儒倡之也、大抵得其

聲則存、不得其聲則不存也、周之列國、如滕薛如許蔡如邾莒等國、夫豈無詩、但魯人不識其音、則不得其詳、季札聘魯、魯人以雅頌之外、所得十五國風盡歌之、及觀今三百篇、於季札所觀、與魯人所存、無加損也、若夫夫子有意删詩則當環轍之時、必大搜而備索之、奚止十五國乎、然聖人不欲强備者何也蓋以天下情性美刺諷詠、亦不過是也、辯删詩

宏序作於東漢、故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黄初

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魏後於漢而衛宏序至是而始行也（詩序辯）

文章之體有二有史傳之文有歌咏之文史傳之文以實錄爲主秋毫之善不私假人歌咏之文揚其善而隱其惡大其美而張其功後世欲求歌咏之文太過直以史觀之則非矣（讀詩記）

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服飾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

以見其無愧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詩有美制（平王之孫）惟以召南爲文武之詩故不得不以平王爲平正之王惟以周頌爲成王時作故不得不以成王爲成此王功也殊不知書中此類甚多召南中有康王以後之詩有平王以後之詩不特文武時也甘棠行露之美召公既沒之後在康王世也何彼襛矣作於平王已後亦猶是也不必謂武王詩大雅中大明之維此文王思齊之文王之母皇矣之比于文王靈臺之王在靈沼綿之文王蹶厥生皆後世詩人追述之辭何

皆作於文王之世用頌之美成王亦猶是也不必謂成王時作毛鄭解經之失孰有大於此者毛鄭之失

漢人立學官講詩專以義理相傳是故衛宏序詩以樂爲樂得淑女之樂淫爲不淫其色之淫哀爲哀窈窕之哀傷爲無傷善之傷如此說關雎則洋洋盈耳之旨安在乎魏人得漢雅樂郎僅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四篇而已太和之末又亡其三惟有鹿鳴至晉又亡自鹿鳴亡後聲詩之道絕矣夫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興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漢儒之言詩者既不論聲又不知興故鳥獸草木之學廢矣序草木類

均之爲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爲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見、與夫周工所歌、單衆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也。頌愈於雅。康宣其減魯僖乎。雅加於風、則二南其不若幽厲矣。先儒亦自覺其非、又從而支離其說曰、風有變風、雅有變雅、不皆美也。夫子删定詩有南雅頌。猶書之有典謨訓誥誓命也。誥之與命。謨之與訓

體同名異、世未有以優劣言者。周禮籥章歈豳詩豳雅豳頌、則豳疑於入樂矣、然予嘗取周官凡嘗及樂者、反覆推考、然後知籥章之謂豳詩豳雅豳頌者、非今七月等詩也、蓋自大司樂以下詩之入樂者、皆枚數其篇若名、如九夏之王夏肆夏、大射之騶虞貍首、是其證也、而未嘗有如籥章所歈、槩樂詩雅頌三體無分其爲何篇何名者也、今考諸豳爲詩、凡七、獨七月一篇、與迎氣祈祭相入、至鴟鴞以下六篇、皆明指周公居東時事、既與迎氣祈祭絕不相類、又無緣可混雅頌以爲名、鄭氏必欲附會、乃取七月而三分之

曰此風也此雅也此頌也一詩而雜三體其然乎否也今其續序之指事論意也凡左傳國語所嘗登載則深切著明歷歷如見苟二書之所不言而古書又無明證則第能和附詩辭順暢其意未有一序而能指言其人其事也此又有以見序之所起非親生作詩之世目擊賦詩之事自可以審定不疑也然則疇謂續序之爲宏作真實錄矣先漢諸儒不獨不得古傳正說而宗之雖古序亦未之見也夫旣無古序以總測篇意則往往雜採他事比類以求歸宿如戰國之人相與賦詩然斷章取義無適繫成說故班固總

齊魯韓三家而析衷之以申公之訓燕韓之傳或取春秋雜說咸非其本義也古者陳詩以觀民風審樂以知時政詩若樂語言聲音耳而可用以察休戚得失者事情之本真在焉故也如使采詩典樂之官稍有增損則雖季札師曠亦末以用其聰與智矣是故詩之作也其悲歡譏譽諷勸贈荅旣一一著其本語矣至其所得之地與夫命地之名凡詩人之言旣已出此史家寧舍國號以從之無肯少易夫其不失真如此所以足爲稽據也王黍離諸篇旣徒詩而非樂不可以黍之南雅頌故以詩合詩雜寘列國如冀州

之在禹貢。下同他州不必更加別異知於商魯之體無損也。季札所觀之詩其名若次皆與今同而獨無商魯二頌是魯雖有詩而不得其全豈得盡據札語而證定他詩邪曰此其所以古而可信也傳雖有頌未必敢與周頌並藏。商頌雖賴周大師以存魯未必遂亟得之。後經夫子爲集刪次。乃爲今詩則札之觀魯其不見宜也。程大昌詩議

以詩序爲卜子夏所作者自沈重之言始以詩序爲衛敬仲所作者自范曄之言始愚嘗以詩序考之文辭殽亂知其非出於一人之手也。章俊卿詩序非出於一人

鄭氏以自六月下至何草不黃五十有八詩皆爲小雅之變自民勞以下至召旻十有三詩爲大雅之變夫成王賢主周公聖臣宣王中興之功震赫古今其詩反謂之變風變雅則其正者又誰當之風雅正變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于叙情閔勞者之口則爲正雅而出于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辭也出於愛桓叔叚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

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右[illegible][illegible]刪詩序不可廢

僖二十三年趙衰賦河水則春秋之世其詩猶存今亡矣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則春秋之世其書猶存今亡矣曾見洪邁舊日爲三山教時林少穎爲書學諭講帝釐下土數語曰知之爲知之堯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爲不知九共藁飫畧之可也林公有書解行於世而無此語故吾表而出之如序詩者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以詩罪者衣少其采讒邪

由庚萬物各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三百篇之詩未嘗以命篇二字取義序詩者何以知其然乎（鄭惟詩者逆篇循存於春秋之世）

圖書編

詩有六義焉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雅作矣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

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大雅焉有小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詩大序

學易莫要于玩象學詩莫要于辯體象者何陰陽奇偶爻位是也象明而六十四卦了然矣體者何風賦比興雅頌是也體明而三百篇了然矣尊雅而卑風者謂雅可降而爲風貴正而賤變者謂變非盛時所有此以國異王侯地異朝野世異盛衰自生分別心而於本然之體則茫乎其未之識也故意本委婉舛認比興以爲賦詞本假托舛認實言以爲真或以鄙

以二南爲地名可也以南爲長……以

褻之詞釋其深遠之意或於忠臣義士之諷刺指爲淫慝邪僻之歌謠。孔子謂雅頌各得其所若有意以升降之矣豈知體裁一定聖人删之次之特去其無意義者存其有關風教者一切咸據體以分別而次第之耳是故風雅頌無卑高也賦比興無淺深也正變無關于隆替也得其體則六義　炳如矣學詩者于詞外見意則意味津津乎其無窮若先執理以解文則性情反爲義理所拘不能洒然于歌詠之表矣。國風不曰正風而曰周南召南果文王之化自北而南之謂乎蓋江漢汝濆不足以盡南國所選之詩亦

不應止此此二篇已也蓋南爲離明之正方故風爲太和之正氣取其長養萬物而不傷也苟不知二南之體則言之出也不失之發露則失之迫切內則傷已外則傷人眞有一步不可行者惟詩之在二南者渾融含蓄委婉舒徐本之以平易之心出之以溫柔之氣如南風之觸物而物皆暢茂凡人之聽其言者不覺其人之深而咸化育于其中也試舉一二證之即一螽斯可以詠歌后妃之德即一甘棠可以形容召伯之仁即兎罝麟趾羔羊騶虞中間止移易數字而詠嘆不已雖不直言其所以而意自涵蘊于其中此

二南所以爲正音也。唯以時之盛衰論正變，既不識體之正，又何有于體之變耶。不知變者詩之體變乎正，非世之隆變而汚也。體合乎正者，雖衰世所作，不得不歸之于二南。體異乎正者，雖盛時聖人之所作，不得不歸之于變風。是正變各以體分，亦非以正變訐品詩之高下也。即柏舟爲變風之首，若觀之我心匪石六句，此雅體也。風中雖有雅體，謂之爲正南可乎。苟此詩作于成康之時，即欲類歸二南可乎。如小雅八十篇，用比興者尚四十六篇，大雅三十一篇，用比興者止八篇，頌總四十篇，用比興者止四篇，葢小

雅得風體最多。大雅與頌則多質言。故鮮諷諭之詞矣以政之小大燕饗朝會分屬其亦未識小大雅之體乎彼鹿鳴天保君臣上下之交乎棠棣伐木蓼莪白華乃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恩義倫孰有大于斯者乎湛露彤弓之燕饗采薇出車之兵戎楚茨信南山之田事政孰有大于斯者乎謂小雅為政之小與燕饗之樂果足以該小雅否也鳧鷖既醉之燕禮未必大于魚麗嘉魚江漢常武之征伐未必大于六月采芑安見其為政之大乎又安見其為朝會受釐陳戒與小雅異也不知雅體較之于風則整肅而顯明

較之于頌則昌大而暢達惟彝倫政事之際尚有諷諭之意皆小雅之體也天人應感之際一皆性命道德之精皆大雅之體也其中或近于風與頌者則又爲小大雅之變體也小雅未嘗無朝會大雅未嘗無燕饗小大雅之正變無所與于時世之盛衰要在辨其體而小大雅正變之義俱不待言矣周自文王初婚至陳靈公上下五七百年其所存詩各國多者二三十篇少者數篇而已說詩者每牽扯于數十年間或有歸諸一二人焉如變小雅盡指爲平王幽王時詩何謂也司馬遷謂太師藏詩三千餘篇孔子删之

存三百餘篇止十之一也蓋亦存其可以垂世立教者詩大旨

如後世之作詩者有律有古有歌有引體製不同而名亦異也夫既以風爲諸侯矣乃以周南爲王者之風后妃之德何耶若謂文王在當時尚爲諸侯故謂之風而豳詩爲成王之詩周公之事亦列之風何耶況聖人既降黍離爲國風矣而邪詩列于國風不謂之降又何耶頌謂其稱君之功德則有然矣若謂專于宗廟告神明焉則閔予小子敬之小毖何有于神明之告載芟良耜何與于宗廟之樂也況類而通之

七月之詩不有類于雅乎而其體則風也瓠葉鳧鷖不有類于風乎而其體則雅也泮水不有類于雅有駜不有類于風乎而其體則頌也審如是也王國侯國各有風天子諸侯各有頌周平王詩列于國風不害爲天子之尊魯僖詩列于頌不失爲諸侯之卑彼謂聖人降王國爲諸侯者陋亦甚矣嘗自衛武公一人觀之淇澳列諸風固諸侯也賓筵列之小雅抑列之大雅果以諸侯爲政王朝是以列諸雅與若不論其體裁則以淇澳列之雅賓筵與抑列之風亦無別與以抑而置之小雅以賓筵而置之大雅果以政而

分之與噫今田夫野婦皆能爲鄉土之歌是即古風之遺體也唐人作平淮夷雅漢人作聖主得賢臣頌之類是即古雅頌之近體也何獨于古詩之體裁無所辨哉風雅頌

周召獨謂之南予以南爲樂章取正以雅以南之詩記亦曰胥鼓南信有然者但以二南爲正風列國爲變風古人豈無意義而云然哉知八方以南面爲正則八風一也獨以南風爲正可推矣知南爲正風則列國爲變風可推矣且八方各一其地八風各一其時而舜獨以解愠歸諸南風之薰以阜財歸諸南風

之時。故八方均之爲風。獨以南爲正也。知風之正變。凡大小雅之含蓄而和婉者。必正體也。發露而質直者。必變體也。況正變一以體言。則雖一人之歌詠。亦自有風雅正變不齊者在也。故朝堂之上。未嘗無風。閭巷之閒。未嘗無雅。雖盛時未嘗無風雅之變。雖衰世未嘗無風雅之正也。邠詩七月似雅而實風。都人士何草不黃似風而實雅者。不即此可推矣乎。真知二南正風爲三百篇之首。則正以啓其端。變以盡其牘。如易首乾坤二卦。而諸卦皆易卦之變體。書首堯舜二典。而誓誥皆書典之變體。禮首曲禮二篇。而檀

子曾子問皆經曲之變體又可推矣 幽風

彼謂二南爲正風以其多美詩則野有死麕亦以爲美詞矣然則變風無復有美詩也如淇澳美衛武公緇衣美鄭武公何獨與正風大相懸耶彼既以政之小爲小雅以政之大爲大雅則幽王鼓鍾于淮水而憂心將將尹氏秉政以致亂而憂心如惔猶以爲變之小而異乎瞻卬召旻之篇也耶若謂變風變雅之作作者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矣如淇澳緇衣羔裘鳴鳩果何所哀而傷也耶楚茨信南山諸篇繼于鼓鍾之後固以爲思古之詩矣桑扈鴛鴦魚藻采菽

文中說亦妙

果一皆傷今思古之作也耶民勞板蕩信乎其變之大矣嵩高烝民江漢常武以宣王中興之烈申伯山甫召虎皇父之賢終不得與于大雅之正不知其所謂大雅者果何謂耶程元嘗問文中子曰邠風何也曰變風也曰周公之際亦有變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卒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邠風言變之可正也斯言也謂其說理不精不可也謂聖人刪詩原有此意而為詩之定論奚可哉况觀邠風則變固可

正矣、變小雅終何草不黄變大雅終召旻而雅之變

卒不克正何耶、反變風之正非周公不能矣、三頌終

殷武又何耶、即如周公之際亦有變康昭以後獨無

正耶、是皆因篇次先後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耳、文中蔽于漢儒而後儒又崇信之使讀詩者習于

其說而莫之辨良可慨哉然則風雅果無正變耶、蓋

卦爻有正變而變卦不出乎正卦之外樂音有正變

而變音不離乎正音之中如其風肆好穆如清風雅

中未嘗無風猗嗟昌兮三章雖曰美之實則刺之而

正中之變變中之正或一于正或一于變惟以意逆

志甯自得之也若以風雅之正變拘拘于時之盛衰焉豈深于詩者哉風雅正變

且關雎篇既謂宮人作於文王後妃初婚之時矣而麟趾爲關雎之應則其化被南國宜不俟周召爲政以宣布之也況周公亦在振振公子中乎周召固二公采邑也抑亦分于文王三分有二之先乎然則謂之周召者何也地志扶風東北有周城東南有召城安知周召非地名又安知二公之封非因周召之封國而得名乎古以周召二公分土而治主東西方諸侯安知非採詩於周之地而得之故名之周南採詩

於召之地而得之故謂之召南乎」夫肅肅宵征者遠行不逮也夙夜在公者勤勞王事也詩中此類亦多矣安知抱衾裯以夜行者非勤勞公事而自安於不均之命乎夫既謂南國被文王后妃之化雖江漢之女人望見之知其有端莊靜一之德非復前日可求矣然致鼠牙雀角之訟野有死麕之詞者何也果文王后妃但能化及女子而不能化彼强暴之男乎凡詩有美有刺雖衰世未必無可美雖盛世未必無可刺者即如二南之地雖嘗被王化矣然所採之詩安知其世無後先而盡出於文王周召之盛世乎觀何

彼穠矣篇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考春秋莊公元年書曰王姬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而何若必指爲文王時非特不當作正義而太公尚未封於齊則齊將誰指乎又謂武王女文王孫不知邑姜乃武王元妃果以姜女而下嫁於太公之子乎此皆至明至顯無可疑者安知棠棣桃李非徒美其色或言其時而王姬之車曷不肅雝正以刺其德之有不稱乎苟時有不同雖文王之子孫且不免管蔡鴟鴞之比而後世有小弁白華之咏安能必王國之無可刺也況丹朱驩兜無

於堯舜之二典亢龍龍戰無損於乾坤之二卦而野有死麕之類即有損於文王之二南乎

二南

召南既謂召伯敷文王之政而化被南國則男女皆化而歸乎善矣厭浥行露繼甘棠之後也貞女爲强暴所訟而速之獄鼠牙雀角之風方盛行焉如此而云王化浹洽召伯能誕敷王政吾不知也殷其雷謂婦人思念君子猶可說也摽梅女子懼嫁不及時則有强暴之辱恐非大無道之世遇極惡之人未必至此乃曰求我庶士迨其謂之何急求自售如是哉斯女也謂其貞信自守吾不知也至野有死麕章謂詩

人美懷春之女貞潔自守不爲強暴所污末乃述其拒之之詞言姑徐徐而來毋動我之帨毋驚我之犬而謂其凜然不可犯我不知也然則諸詩何謂也吾意其多比體也觀古詩之變始自離騷而屈原去周猶未遠其賦有娀女姱女宓妃佳人以屈子之清貞亦借此爲比詩可類觀矣標有梅亦比體或者詩人傷賢哲之凋謝故寓言標梅使求賢者及時延訪之耳野有死麕亦比也惟野有死麕故白茅得以包之惟有女懷春故吉士得而誘之今也林有樸樕野有死鹿非特麕之小也白茅純束寧不取以包之哉懷

春之女其色且如玉也吉士寧不誘之哉是誘在吉士而致其誘者懷春如玉之女也既已致其誘矣乃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是已既炫才求用于人又欲人勿迫于求已也可乎哉詩人不過託言懷春之女以諷之耳何必質言懷春女子不汚于强暴之徒歟 召南

王之風非貶王也體本風也魯之頌非褒魯也體本頌也詩體有風雅頌之殊非雅重于風頌高於雅也 頌

如彼汾沮洳園有桃皆實語也反以爲興摻摻女手

可以縫裳、本寓言也、反以爲實談、不止此也、如將仲子兮叔于田貳章、鄭人本以刺莊公也、而辭則爲叔段咏焉、今誦其辭逆其意得非寓刺鄭莊之意於愛叔段之中乎、楊之水椒聊之實、晉人本以刺昭公也、而辭則爲桓叔咏焉、今誦其辭逆其意得非寓刺晉昭之意於美桓叔之中乎、敝笱猗嗟、齊人本以刺襄公也、而辭則指魯桓及魯莊焉、今誦其辭逆其意得非寓刺齊襄之意於刺魯桓莊之中乎、魚藻、本刺時王之崇飲也、如以其辭信乎、美天子之燕飲矣、車舝本慕賢者之德音也、如以其辭信乎美新婚之燕樂

矣民勞與板本以刺厲王之不敬天不恤民也如以

其辭信乎僚朋之相戒矣說葉

八編類纂卷之四

稗編

六經類

春秋

左氏以衞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衞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内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内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

得而闕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范甯穀梁傳序）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胡安國春秋胡傳序）

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遂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劉知幾春秋議）

是非老人心之公不以有位無位而皆得以言故夫子得以因魯史以明是非賞罰者天王之柄非得其

位則不敢專也。故夫子不得不假魯史以寓賞罰。夫子匹夫也、固不得以擅天王之賞罰、魯諸侯之國也。獨可以擅天王之賞罰乎。魯不可以擅天王賞罰之權、而夫子乃因推而予之。則是夫子為其實。而魯獨受其名、夫子不敢自僭、而乃使魯僭之。聖人尤不如是也。大抵學者之患、往往在於尊聖人太過。而不明乎義理之當然。于是過為之論。意欲尊夫子而實背之。或謂兼三代之制。其意以為夏時商輅周冕韶樂聖人之所以告顏淵者。不見諸用。而寓其說於春秋。此皆一切繆妄之論。其大要皆主於以禮樂賞罰之

權。爲聖人自私之具衛夫四代禮樂孔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謂其得志行道則當如是爾豈有無其位而修當時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禮樂之制乎且夫子魯人也故所修者魯史其時周也故所用者時王之制此則聖人之大法也謂其於修春秋之時而以禮樂賞罰之權以自任變時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幾於誣聖人乎後之觀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嘗以禮樂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呂大圭論夫子作春秋）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有未經夫子筆削之春秋有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據左氏韓起之所見與叔向

叔時之所學者乃周公伯禽以來上自天子下至列國禮樂征伐等事無不備載皆周之盛時爲王之典章杜預所謂周之舊典禮經是也此夫子未生之前未經筆削之春秋也今所修春秋經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者皆舊史記東遷以後事巳經夫子筆削之春秋也。鄭樵春秋總論

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爲得學春秋之要。退菴春秋說

夫今之與古遠矣。而其理弗異也。設使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立乎今之朝。非君之命。與其職守。而取冷

之國史而損益焉。予奪焉。褒譏焉。而公示之人。其乃不爲僇民者鮮矣。蓋方是時各國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辭也亦莫不有法。趙穿之弑逆也。而書曰趙盾弑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弑逆也。太史死者三人。而卒書曰崔杼弑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有二良焉。而況於魯有周公之遺制以秉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比事。可以爲訓。莫過於魯史。其當世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書之跡。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詳錄而傳之以寓其傷周之志焉。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

先儒之說也執事取之故曰首止之會盟葵丘之會盟皆再書焉是美之大而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宋亂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尹氏立子朝而先之以王室亂皆複言焉是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抑嘗考之盋史策之實錄而其紀載之體異焉爾或會而盟盟而同日是會之與盟合而爲一事矣或會而盟盟而異日是會之與盟離而爲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與書固當然也夫首止之與葵丘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爲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若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與書同

日也平丘之會無美焉而盟則與書與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鼎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既書曰宋災伯姬卒也於澶淵之會則終之以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錄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於之二者而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寔來則先言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暨齊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則來告矣敬王居翟泉而尹氏立子朝鼎

來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也劉永之與梁孟敬論春秋書

春秋之法無有所謂例也朝覲會盟禮樂之本也侵襲圍入征伐之舉也魯與隣國有相交之義則悉書之外此則弗書也君在則書君而臣不列焉卿在則書卿而大夫不列焉卿不在而大夫將事然後大夫得書焉盟所以紀信烈繻因盟莒而得書聘所以講禮公子札因聘魯而得書乞師大事也故欒黶得書城杞大役也故高止得書以至荀林父之敗狄士鞅之會吳又以赴告而與魯共事得書焉則春秋之書因事以見人而非因人以見事善乎柳宗元之言曰

杜預謂例爲周公之常法曾不知侵伐入滅之例周之盛時不應預立其法鄭樵例非春秋之法

尹氏卒則以爲聲子魯之夫人也尹氏卒則以爲師尹周之卿士也然則夫子所書隱三年夏四月辛卯之卒者竟爲何人乎公羊穀梁於襄公二十一年皆書孔子生按春秋惟國君世子生則書之子同生是也其餘雖世卿擅國政如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嘗書之於册夫子萬世帝王之師然其始生乃鄹邑大夫之子耳魯史未必書也魯史所不書而謂夫子自紀其生之年於所修之經決無是理也而左於哀公十

四年獲麟之後、又復引經以至十六年四月書仲尼卒。杜征南亦以爲近誣。然則春秋本文其附見於三傳者、不特乖異未可盡信、而三子以其意見增損者有之矣。蓋襄二十一年所書者、公穀尊其師、授而增書之也。哀十六年所書者、左氏痛其師亡、而增書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三子者以當時口耳所傳授者各自爲傳。又以其意之所欲增益者攙入之。後世諸儒復據其見於三子之書者、互有所左右而發明之。而以爲得聖人筆削之意於千載之上。吾未之能信也。馬端臨論三傳經文同異

參盟見而後諸侯無主盟者天下之有伯非美事也天下之無伯非細故也天下之無伯而春秋終焉故隱桓莊閔之春秋固已傷王迹之熄觀襄昭定哀之春秋尤以傷伯業之衰黃震曰晦菴先生嘗云聖人欲率天下以尊齊晉且謂楚在春秋時非成文遏之則周室爲其所幷蓋世變無窮聖人之救其變者亦無窮春秋之世王室微諸侯强故其始抑諸侯以尊王室及諸侯又微而夷狄横則又抑夷狄而扶諸侯尊王室固所以尊王也扶諸侯亦所以爲尊王地也聖人隨時救世之心如此而世儒動以五帝三王

之事律之。此議論所以繁多。聖人書法甚簡質字可以生說。此議論所以愈見其繁多。筆褒貶凡例之說得以肆行其間也。今惟以春秋之世而求聖人之心則思過半矣。

呂大圭 世變

荊川曰吾嘗喜西蜀熊叔仁論多此以為獨見不知古人已言之矣

先王之始得天下也必明一代之好尚以新斯民之耳目聞改正朔矣未嘗聞改元也然則商訓稱元祀春秋書元年者何以哉曰是直史官紀述之常體耳。將以志人君之在位久近也非王者以是為重事也。後之說春秋者乃欲以改元為重春秋之初周平王文四十有九年而魯隱公又改稱元年蔣令重在改

元。何不襲稱王者之年。僳數而明詔於人哉。吳萊論春秋改

夫子答顏子爲邦之問。則與作春秋事異。葢春秋即當代之書。以治當代之臣子。爲邦爲後王立法。故舉四代禮樂而酌其中。如使周不改時。則何必曰行夏之時。使夫子果欲用夏變周。則亦何以責諸侯之無王哉。何氏哀十四年傳注曰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葢據魯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以行夏之時說春秋。葢昉於此。然何氏固以建子爲周之春但疑春不當言狩而妄爲之辭至程子門

人劉質夫則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爾則遂疑建子不當言春此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所從出也番陽吳仲迂曰若從胡傳則是周本自夏時而以子月爲冬孔子反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爲春矣薛氏謂魯歷改冬爲春是蓋移其過於魯爾然謂魯有歷實劉歆之誤按律歷志言劉向所總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爲六歷自周昭王以下無世次故據周公伯禽以下爲紀自煬公至緡公冬至殷歷每後一日則由歷家假魯君世次逆推周正交朔之合否固號魯歷非魯人所自爲明矣熊朋來周正考

陳寵傳尤明白、曰天以爲正、周以爲春、注曰今十一月也、地以爲正、殷以爲春、注云今十二月也、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注云今正月也、是三代之正、子丑寅三陽月皆可以春言也。胡氏春秋傳不敢謂王正月爲非子月、而於春王正月之春字、謂以夏時冠周月、皆考之不審、安有隔兩月而以夏時冠周月之理　史伯璿三

正說

夫春秋於子糾不書齊者、蒙上文公伐齊之齊、非子糾不當有齊而不書齊也。於小白言齊者、凡春秋所書、必曰某國某名、則小白書齊、固其書法、而非小白

當有齊而書齊也　程子糾辯　大旨

大抵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焉、桓公未興與桓公之方伯、及桓公之既沒也、然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變焉、圖伯之初、與定伯之日、及成伯之後也、王臣下聘而不答、王師出救而無功、凡伯蒙伐、戎強于北、蔡師書敗、荊盛于南、鄭分許鄰、宋𢊍鄭嗣、紀小而并於齊、鄰弱而逼于晉、此桓公之未興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年、序績召陵而荊帖矣、陳旅聶北而狄退矣、獻捷過魯而戎弭矣、此桓公之主伯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

問衛懿滅親而義師無討楚書子而主會矣狄書人而參盟矣此桓公之旣沒也所謂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者此也伐邾侵宋侯度未一入蔡侵鄭戎狄未殄滅遂降鄣遇穀盟扈桓公圖伯之初也貫澤而下葵丘以前衣裳不歃血兵車無大戰桓公定伯之日也九國叛而萌震矜管仲死而放縱罷城杞取於城邢救徐怠於救許伐黃則外憂啟滅項則衆志離會下則家法隳桓公成伯之後也所謂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變者此也［李琪序齊而桓紀］文公以前晉之君大夫曾不道於盟會不著於典冊

文公既入國而事之不載于經者亦凡四年雖以納王之懿功削而不見至二十八年一簡之中乃五挈晉侯不以為繁是果何哉蓋晉自武公以支代宗非有王命并吞專立讀無衣之詩雖晉之臣民不能自安也春秋為是黜晉不書文公奔而復國求諸侯莫如勤王是特以求諸侯之利心而為之至二十八年晉楚之爭乃關夷夏之盛衰非係一國之得失春秋抑楚之深故予晉之亟此所以桓文並稱歟而文固非桓匹也桓公二十餘年蓄威養銳始能向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於召陵桓公屢盟數會遲徊晚

歲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而溫之事斂於葵丘桓公終身與諸侯周旋會鄄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葵丘失陳文公三會則大侯小伯莫敢不至而曰文非桓匹何也桓公得江黃而不用於伐楚文公則謂非致秦不可與楚爭楚抑而秦與矣桓公會則不邇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內則抗矣盟子虎則悖矣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文公爲元咺執衛侯矣

李琪序晉伯文紀

襄公復伯則實由於殽之戰文公方沒秦雄西陲狄狃北師楚張於南苟縱一敵則晉伯去矣襄公夏戰

殽以御秦秋敗箕以蔽狄冬伐許以攜楚可謂有伯者之畧而伐衛則損威矣會公孫敖則毀列矣士縠主盟則權散矣陽處父救江則謀怠矣李琪序晉侕文紀靈公以少主蒞强卿楚始爭鄭蓋將嘗試晉政于是有狼淵之師此非細故也而救鄭之役止書晉人衛鄭欲介魯以求通蓋未忘晉德於是為沓棐之會此關大勢也而新城之盟晉侯不出扈之盟曰討齊亂孟之會曰平宋難豈常變也哉或求賂以免或無功而還楚范山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夷狄謀取其伯方且沈溺宴安厚斂雕墻輕殺愎諫雖欲

不亡得乎、成公內難甫靖、復國未長、四年而後始出偏師以侵陳、黑壤與扈二會、僅能再合列國而已、楚人三歲三伐鄭、晉無攘却之師、鄭子家弑穆公、晉無討賊之刑、諸侯何觀焉、景公不能首合與國、使楚人得號令于辰陵、乃且亟會欑函、求山後諸狄、以爲先務、不能謀少西氏之逆、以誅陳之惡、使楚遂行方伯之事、乃且修帷房一笑之憾、與大師以伐齊、不能以一矢遺楚、而使邲不振旅、爲中國羞、乃且伐廧咎如滅赤狄、嘐然言功、厲公歸于京師、而後正曹負芻之罪、請于王官、而後遑伐鄭之威、可欺世自掩矣、自交

剛敗狄、則狄退、會京師伐秦、則秦懼、戰鄢陵勝楚、則楚弱、會鍾離通吳、則吳成、四鄰無釁、而諸侯反貳、是以沙隨辱我、猶未快也、而求多季孫、柯陵伐鄭、猶未息也、而再勤單子、諸侯無患、而蕭墻反危、是以三郤之誅成、而匠麗之難萌矣、【晉悼】晉公靈成景厲紀

晉悼公其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伯功之美也、齊桓歷變履險、以數十年之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舉、晉文老於奔走、晚而復國、然血氣之虛驕未除、悼公之齒淺矣、更事變未多、而閱義理未熟也、乃能忠厚而不迫、堅忍而持重、有回慮却顧之謀、無輕遲輒快之舉

蓋亦稍知以道養其心者歟入年九合、則勤於安夏也、三分四軍、則謹於用民也、不登叛人、則識名義也、稟命王官、則知所尊也、屈己和戎、則不貪功也、朝聘有數、則不求多列國也、六卿選德、則用人有章也、騶從知訓、則教士有法也、此其所以能得鄭而駕楚哉、雞澤之召諸侯曰、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此豈勢要力劫哉、故無滅譚滅遂執曹執衛之事、無逃盟乞盟之煩、無城濮鄢陵之勞、然能服諸侯、而不能杜大夫用事之機、能得鄭、而不能掩失陳之責、能駕楚而不能蓋誘吳之非、夫蕭魚以後、凡三大會、

士匄荀偃實儼然臨之諸侯雖合大夫浸分何謹於諸侯而縱於大夫乎戍陳之役以爲有陳非吾事也鄭雖向晉陳竟歸楚何工於撫鄭而拙於懷陳乎會向之後欲數吳不德以遏吳人抑已晚矣楚患雖弭吳憂尤甚何明於治楚而闇於治吳乎季理序晉伯悼紀

悼公能以晉國壞亂之後復文襄已失之業乎公不能以中夏安疆之時保悼公方成之功盖政在侈家而賢者擁弃也乎公五盟六會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煩民無怨讟祁午數當時之功若此然內有變而不知外有患而不悟溴梁之會所謂

内有變而不知者也宋之盟所謂外有患而不悟者也湨梁之事非大夫敢竊權也諸侯在會而大夫實主載書是委權以與之也苟偃一怒而十二國與戎後五年欒盈之作亂曲沃之民惟主欒氏不知公室晉幾分國而並立矣宋之盟非楚之能持權也晉主夏盟而挈諸侯以畀楚是弃權以假之也虢之會再讀舊書後八年楚靈王會于申實用齊桓召陵之典晉盖十九年無預中國之事矣此皆平公身致之也至平邱之政則又微矣僅能一會大夫一盟諸侯方楚虔辱于乾谿諸夏厎幾復伯爲晉君臣者收物厲

志憤悱警懼以率舊烈猶恐不逮今也四夷交觀德而虎祁崇侈以啓貳列國未聞信而郗南盛兵以示汰平丘雖曰同盟齊敢拒令鄭敢爭承衛病芻蕘之擾魯困蠻夷之訴坐視諸侯之去而不之顧況能駕敵國哉（李琪序晉伯平昭紀）

強家多門各求封殖而削弱之禍獨歸宗國蓋自趙鞅取衛貢五百家動晉陽之甲自韓不信執宋命卿不顧踐土之盟自魏舒南面涖政敢干位以命大事而趙籍韓虔魏斯爲諸侯之萌已成矣范鞅請冠而我使蒙執趙鞅受楊楯而宋卿貢禍邾鄅爭貢而三

卿亂國。或取季孫之賂。而昭公弗納。或求蔡侯之貨。而楚師無出。或索我十牢。而吳人藉爲口實。李埜序 晉伯頫

定紀

仲尼删詩。則史克之頌。不班之邶鄘齊鄭之風。而繫之於清廟之後。其定書。則費誓之文。獨附於盤誥訓命之後。蓋不獨春秋之專尊也。嗚呼。春秋爲是尊我之甚者。獨望我之深。而責我之備也。十二公之得失蓋可覩矣。亟於伐邾。而舍盟蔑之信。貪於得祊。而忘許田之失。始黨宋衛以仇鄭。而終挾齊鄭以惡宋。入極之師。既縱於無駭。而伐鄭伐宋之師。復擅乎公子

覆故隱有鍾巫之變、捨許田而遂鄭黨、納郜鼎而成
宋亂、强則屈己於齊鄭宋衛之間、弱則肆志於滕杞
背邾之君、始逆兄弟之倫、終瀆夫婦之介、故桓取彭
生之禍、莊公會齊廢復讐之義、納衛有獎叛之謀、圖
郕背同姓之恩、追戎啓夷狄之侮、觀社則國政荒、刻
桷則侈心肆、閔公養慶父之禍、而不能除、歸季子之
賢而不能任、僖公弃夏盟而即楚、先晉室而後周、須
句之功、不足掩升陘之辱、取穀之師、不足洗至鄭之
恥、文公三書不雨、四不視朔、處父厭盟則辱於晉、郪
丘賂盟則辱於齊、宣公賂田求婚、君大夫奔走媚齊

不會晉于扈于淸丘一蹉於兵則伐莒伐邾猶未已也而伐萊伐杞一放於利則取向取繹猶未饜也而取根牟成公四卿得志於齊僅能免二鄙之侵而十年三朝三聘于晉不能止沙隨苕丘之辱如京師似可以求尊周之名而會盟于蜀莫能掩背華之實襄公仲孫之用事者五叔孫之用事者十有四季孫之用事者十則三卿專政之形成齊人伐我者七邾人伐我者二莒人侵我者四則鄰國交爭之禍起昭公納牟夷之叛取同姓之女如晉至河而見却則無以爲託國之謀築郎囿則民力竭於公蒐紅蒐比蒲則

戎政歸于下定公雉門兩觀之作而僭典莫改寶玉大弓之竊而分器莫之保僭於女樂而政歸强家故有聖人而不克用哀公五伐邾而勞師于外四城邑而疲民於內伐齊以離中國之與事吴以結非類之好夫我雖秉周公伯禽之法守四代之服器其實衰微削弱不得與齊晉大國齒而僅肩隨陳鄭曹衛之間然所以猶賢於諸侯者有二其君猶知以禮自守也其卿大夫猶多識文獻典章之舊也而國多變故者亦有二其家法不設也其君政不收也當時齊晉圖霸常以得我為重齊桓始合會盟鄄之首會姑以

單伯來。幽之初盟僅以微者會。陽谷之合。天下莫敢不至矣。亦以公子友蒞盟。至召陵以後。始堅於事齊。而齊未得我。我則莫能自安也。宋襄以非禮召諸侯。我望望而去之。及楚虔爲申之會。大侯小伯。黽勉麇至。而我獨從容退避。辭以時祭。是所謂其君猶知以禮自守也。臧僖伯觀魚之諫。臧哀伯取鼎之諫。曹劌觀社之諫。展喜之退齊師。季文子之逐莒僕。太師氏之樂。不失二南二雅之章。太史氏之書。能備春秋易象之文。是所謂其卿大夫猶多識文獻典章之舊也。自桓公不能刑于文姜。而召二國之患。莊公不能防閑

哀姜而遺再世之禍共仲則通哀姜而賊般弒閔襄仲則私敬嬴而殺惡及視是家法不設也自隱失權於翬莊失權於慶父文失權於仲遂宣失權於歸父襄失權於宿豹昭失權於意如是兵柄不收也季引序魯

世紀

大抵蔡邇於楚而親於楚事楚愈堅而蒙楚之害愈深蔡遠於中國而疎於中國其貳中國最甚而中國亦無力以及蔡凡中國之糾合會盟諸侯畢至而蔡獨不附自敗莘以來哀侯蒙塵不返乃甘於向楚釋戴天之至怨齊桓稱伯蔡僅一從北杏之盟穆莊以

後行李不至贄幣不通齊桓終不得致蔡于盟會、齊桓既沒晉文未興、楚盟齊楚會孟、楚圍宋、則蔡偕至、何哉城濮之戰、楚既大劒、蔡始改圖晉之三會、黽勉周旋、踐土載書、蔡莊身自背之至文十年厥貉之次遂執干戈挾楚穆爲窺宋之謀十五年晉郤缺討其不與新城之會、蔡雖俛從城下之盟貳晉如故也文公方謀事晉、畏楚不得行而卒、景靈不紹文志反堅於與楚成六年、欒書之師、方涉蔡鄙、而楚申息之師巳至蔡、自以附楚爲良圖也、晉悼之興、如鄭如陳相率事晉矣、蔡且安於楚之宇下、襄八年、鄭人以晉命

侵蔡獲蔡公子燮而楚復與子囊之師爲蔡讐鄭悼公得陳鄭而力已疲矣所以姑置蔡於不鬬晉平之世蔡之大臣病於楚令之不常將改事晉以利蔡可謂忠討矣當時反曰異謀誤國讙而殺之宋虢二會蔡公孫歸生首以楚屬攘臂於列國大夫之上而陳鄭莫之敢抗則蔡非弱也靈公負篡弒之惡懼中國之討事楚最謹昭四年申之會書曰楚子蔡侯伐吴滅頼又書曰楚子蔡侯五年伐吴又書曰楚子蔡侯蔡楚之相得未有若靈公之甚也閲六年而楚子誘殺靈公于申矣又刑其士七十人矣而用隱太子于

崗山矣滅蔡以封齊疾矣蔡之蒙禍亦未有若靈公之極也方蔡人誅公子燮之謀目以事楚爲百世之利豈知君戕國喪冢嗣俱斃晉昭公大合八國于厥慭將以救蔡不能振旅反使孤父卑辭請蔡于楚楚虔方張晉既不能弭蔡之難楚虔既隕晉又不能復蔡之祀終焉蔡廬以奔疾之命復國則蔡之存亡廢興皆托命于楚中國安得有之乎蔡朱東國之廢置專於費無極之一言夫廢君立君國之大事而楚之小臣得以制之蔡昭抱累世之憾復以一裘一佩之微遭三年拘郢之辱沈璧以絕楚質愛子以請晉志

憤而氣激，使中國有伯而加惠於蔡，伸義於楚，則蠻荆無猾夏之風，中國無從夷之變矣。召陵之役，晉人求貨而辭蔡，諸侯侵楚之師不出，而楚人圍蔡之師反至。柏舉之戰，入郢之師，遂使蔡人假手于吳以釋憾，楚禍雖深，蔡憂未已，是以哀元年楚復圍蔡，使蔡人男女以辨疆于江汝之間，蔡之傾覆，是懼，謀徙州來，哭墓而遷，君臣相殘，以及公孫翩之禍，迄春秋以後，蔡終爲楚所并，蓋蔡之依楚，猶麋豕依於餓虎之側，將以求安，其不噬嚙焉不止也。夫以中國諸侯，雖有即楚者，犧牲待於二境，未有如蔡之附楚不變也。

然蔡之五禍皆楚實爲之楚文之執獻舞蔡國十年無君一也楚靈之殺蔡般蔡嗣常絕二也費無極逐蔡侯朱三也楚子常執蔡昭于郢四也楚昭遷蔡于江汝五也故蔡事楚愈堅而蒙禍愈深也（蔡子遴序蔡世紀）

嘗攷曹國之始末矣其事夏盟最謹其與諸侯甚睦不得罪於中國此曹所以無貶文也其國家處於僻陋安於卑弱不能自立此曹所以不得詳錄也曹苟能以禮義自强其國有賢者相與扶持稍變僻陋之習豈戎能病之晉能圍之而宋景遂得滅之哉善乎鄭渾罕之言曰曹其先亡乎偪而無禮夫禮義明則

國不畏偪禮之不立偪而必傾非獨宋景之罪也蜉蝣則刺昭公好奢而用小人無法以自守下泉則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鳴鳩則刺在位之無君子候人則刺其近小人而遠君子嗚呼此曹亡國之階也曹共公有僖負羈之賢而不知而乘軒者乃三百人曹成公有子臧爲曹國社稷之鎮公子不能用而俾之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曹伯陽惑田弋鄙人公孫強之謀妄聽辨言而亂舊政背晉奸宋而自取滅亡（李琪序曹世紀）

楚虔稱伯于申而用召陵之典諸侯楚實有之矣衛

獨能從容與晉而郤楚吳夫差冠端于黃池以襲成周之籍吳子在而諸侯莫敢不至矣衛亦卒晏然與魯而辭吳蓋其流風餘習尚存所以爲列國之望歟

李琪序

衛世紀

八十餘年閒晉事之存于經者僅十見不過執滅之暴誅弑之惡戎狄戰伐之辱而已夷攷諸傳二年春曲沃伐翼七年春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翼滅冬王命立哀侯之弟湣于晉莊十六年冬王命曲沃伯爲侯此非變端之可紀歟莊十八年春晉侯朝王晉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僖十一年晉侯平

戎于王此非功之可錄歟莊二十六年晉城絳閔元年晉作三軍晉伐皐落氏僖十五年晉作周兵晉作爰田冬晉侯歸自秦二十四年秦伯納重耳此非事之當係歟聖人作經何削之如是其嚴春秋之法所以代一王之賞罰存萬世之綱常曲沃滅翼支孽之逼輒傾宇國東周刑故不行反加寵命彝倫攸斁人紀何觀子孫像之遂有里克之亂申生之禍由傳攷經則知聖人微其事而不書存其惡而自著及觀列國之詩自重耳而后咸闕焉蓋詩與春秋詳略互見褒貶自章以武獻之事不足錄乎春秋也故詩特詳

之敖聊則言沃之盛強蕃衍而曲致其隱傷之辭無衣則著武公之并國不安而極道其愧惕之情杕杜采苓等詩無非刺其行事之非凡晉人之悖理傷道春秋畧之者觀乎國風可以盡見矣詩譜序晉世紀

觀春秋之世變于鄭蓋可睹矣鄭之爲國邇於周圻而介乎齊晉之間方其初也一舉動而係王朝之輕重及其後也一向背而關夷夏之盛衰鄭蓋春秋要領之國然鄭在隱桓之春秋王室之罪人也在莊僖以後之春秋伯者之罪人也在襄昭以後之春秋當時諸侯之罪人也抑嘗觀之詩鄭風二十有一篇清

人而下五詩、皆刺其不能遠小人而用忠賢、鷄鳴而下七詩皆刺其失婚姻之道無室家之節、夫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鄭胥有之矣。（李琪序鄭世紀）

春秋未有書國君會葬他國者、而書滕之會于魯者二、未有書國君朝於小邦者、而書滕之朝於魯者五、自曹莒邢邾之小國、其爭城爭地、皆嘗從事於干戈之釁、而二百餘年間、滕獨無稱兵修怨之事、其與諸侯可謂睦矣、齊桓之伯、滕之會盟者一、宋襄之伯、滕之從伐者一、晉文之伯、迄于靈成之世、滕不一列於會、意其國小而偏、猶未能數從諸侯之事也、自景厲

以後凡晉之合諸侯一則曰滕之大夫皆會故文之會晉者一成之會晉者十六悼之會晉者三頃之會晉者一六七十年間滕獨無盟之不與無會之不從則其於事伯可謂謹矣國君無名用狄道也會朝稱子用夷狄也夫以滕之壤地褊小介於數大國之間而無禮以固其國至于速亡是春秋之不足於滕也宜哉李琪序

滕世紀

其靈以前陳之事中國者十九成哀以後陳之從中國者十一陳之堅於事楚大抵不得不畏楚中國之易於失陳亦往往自有不能以有陳爾何者陳在春

秋之始從王伐鄭盟折會稷伐衛伐鄭偕之諸侯兵車之會齊桓之伯從齊者九晉文之伯會晉者三濤塗雖執而首止之盟猶列陳侯稷公雖卒而溫之會猶列陳子由宋襄之暴陳始從楚而會盂之後遂屢動楚人之兵晉靈之懦陳再與楚而棐林之後始游勤晉人之討非其靈以前陳之事中國者常十九歟自少西之難晉不討辠楚遂得以辠人陵之歟鄭之役晉不振旅宋晉不得以實清丘之言於是陳始一意向楚矣蜀之役借曰竊盟而雞澤之集奚復後會乃至會戚以戍陳困悼公之勤陳也以會城棣以謀

陳又悼公之勤陳也圍頓之師雖嘗勇於從晉而逃鄢之行乃尋決於與楚何耶異時歸黃于陳戮二慶於陳惟曰楚故伐鄭伐吳惟楚是贊會中會虢惟楚是從末年夫差爭伯陳不從楚則又移於從吳終春秋一世獨召陵一會蹔從于晉它無聞焉非成哀以後陳之從中國若常十一歟 李琪序陳世紀

左氏曰杞用夷禮蓋其習夷久矣試觀諸經自莊僖以來會于洮而室家之禮廢朝其子而朝廷之禮紊求婦於魯婚禮失矣逆喪于魯喪禮舛矣先代舊章無一獻可攷猶謂國有人乎 李琪序杞世紀

廢居正之義、啓爭國之謀、基宋之禍、穆也、以除害而惡鄭、以阻兵而黨衛、成穆之亂、殤也、挾同惡以戕稷之會、志潰貨以啓鄭之戰、踵殤之覆轍者、莊也、納朔以抗王人之命、黨齊以稔喜隣之佗、履殤之危禍者、閔也、會北杏以倡從齊之謀、遇梁丘以固輔齊之好、無役不從、無盟不在、此桓之以僅稱賢之也、襄公不終、其事淺矣、成公從伯之善、不足以蓋即喪之非、昭公去公室之惡、適足以稔堅氷之釁、文公固國人以有宋、雖與晉三盟、而猶不忘從楚之好、共公從列國以盟楚、雖與晉四會、而猶不能弭其黨宋之鋒、平公

不能強公室故魚氏始禍自彭然也元公不能制其大夫故華向兆亂由南里也景公不能室其私寵故向魋啓釁入于蕭也自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亦既久矣聖人刪詩收拾散亡之後而猶必存其頌聲於三百五篇之末果何說也思昔成王建微子於上公以尹東夏而命之以書一則曰崇德象賢也二則曰率由典章也其崇先代之統重三恪之賓意如此其厚也宋之子孫能修其禮物以率先王之舊則成湯武丁之澤豈遽至於泯然而不繼歟一代文獻之美豈至於蕩然而無足觀哉先儒論聖人存商

頌之意以爲著三統之相承明王澤之當續也則春秋拳拳尊宋之意不然文獻不足夫子嘗歎之矣於宋何取乎。李與序 宋世紀

前乎桓公則僖公有與伯之志而未成後乎桓公則景公有嗣伯之圖而不遂僖公之初號東州之小伯未有參盟者而僖公參盟于瓦屋未有胥命者而僖公胥命于蒲諸侯稍稍宗向之矣桓之九合是亦僖公積累之埶而强於爲善規模之成則非僖公前日比也李與序 齊世紀

嗚呼許太岳之胤周之封國也使許不忘鄭之大德

毋荒棄先王建諸侯設屏之意以輔翼王室獎夷黜桀則許雖無與立必有與敝何惡乎鄭何畏乎楚哉而反是也予春秋之甚畧之也（李洪序 許世紀）

吾觀薛宰之言极連反覆首舉踐土之載書以爲言、而仲幾亦曰踐土固然考之踐土之盟薛子在諸侯之後意者文公雖復諸侯之職而不必盡勤小國於會是時晉之從令者新亦卒莫能道文襄之故以復薛之舊者吁先王制諸侯建方伯之意微矣（李洪序 薛世紀）

小國之睦於交鄰謹於事伯最爲有常者莫邾君若也其君臣之賢多足稱紀而守義秉禮之風類非常

時之大國之所可及李琪序 楚世紀

自天下之大勢言之則楚之患其初始於猾夏其後至於抗衡又其後遂至於用中夏之柄由楚一國之勢言之則恭莊以前雖僻在荆蠻而其國實趨於強康靈以後雖屢抗中華而其國實趨於弱李琪序 楚世紀